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93

貝比魯斯

貝比魯斯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93

■ 版權所有

主編：梁實秋
作者：貝比魯斯
譯者：張平
出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三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六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1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獻章

法律顧問：林樹旺律師

印刷：中興印刷廠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 請勿翻印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序

人類文明的開展是賴許多許多人的聰明努力來推動的。數千年來，或速或慢的，一步一步的前進，才有現代文明這樣的局面出現。以後也將不斷的繼續進步。

文化的範圍很廣，「進步的觀念」是否可以應用到文化的各個部門，很是個問題。我們可以說，文化任何部門，如果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甚至是登峰造極，不可能再有進步，甚至只有退步的可能，我們也沒有悲觀的必要，因為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各個部門的成就往往會推陳出新以另一種姿態出現。長遠總括的看起來，文化也是進步的。

歷史可以證明，文化或文明的進展，固然受環境與時代的影響，但是出類拔粹的人物之創造與倡導實在是應居首功。譬如建築，木匠瓦匠不可或缺，而創意繪圖的建築師却更為重要。無論什麼工作都迫切需要才能出衆的領導人物。我們不可忽視人民大眾，更不可忽視的是領袖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的品質。人民是跟着領袖走的。在政治方面，我們侈談民主，其實越是民主的國家越需要領袖，而且是英明的領袖。在文學、藝術、政治、軍事、科學、哲學等等方面，其多彩多姿的成就都是屬於一些傑出的名人與偉人。

卡賴爾於一八四〇年五月在倫敦作了一連串的演講，題目是『論英雄、英雄崇拜、與歷史中的英雄事蹟』，他從六方面分別論述英雄的意義，作為神祇、作為先知、作為詩人、作為

梁實秋

教士、作為文人、作為國王。假使他沒有受他那時代的限制，我想他還會擴大他的「英雄論」到更多的方面。他的主要論據是說偉人與人民大眾之間存有一種神聖的關係，偉人是受上天的稟賦，具有領袖與英雄的才幹，人民大眾必需對他表示崇拜與服從。這位一百多年前的英國先哲，在我們現在看來，也許嫌太武斷而迂腐，但是他的「偉人論」的基本論據是無可非議的。他說：『歷史即是偉人的傳記』，因為歷史是偉人創造出來的。一部歷史若把「本紀」、「列傳」去掉便所餘無幾了。孫中山先生所謂「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或「知難行易」之說，我想也不是有意區分等級或忽視大眾之意，而是強調領袖人才的重要。

傳記文學之重要，人所盡知。一方面可以看出文明文化之優秀的成就及其變化的痕跡，一方面從英雄偉人之艱苦卓絕的奮鬥經過中亦可獲得靈感，使頑者廉懦者立。我久已想望一套通俗的中外名人偉人叢書供年輕學子及一般人士閱讀。近承名人出版社林獻章先生出示其「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計劃，選中外名人一百二十位，其傳記資料一大部分譯自日文圖書，又一大部分譯自英文圖書，亦有一部分為特約撰寫者。請看這部書……史懷哲之自傳，即可見作者用力之勤，於「後記」中聲明其資料之來源，譯筆流利可誦，趣味盎然。我確信讀者披閱這部叢書的時候必能證實開卷有益一語之不虛。故於欣喜之餘樂為之主編和作序。

“書好的品敦志勵是確的，味有切親來讀”

事情，有些青年朋友便誤認爲我是有關出版的行家，因而找我來談出版業的經營之道。我總是勸他們要慎重考慮，不可貿然嚐試。出一本書，辦一本雜誌，都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

大約半年之前，林獻章先生拿了一套計畫來說，他決心要出版一套「名人偉人傳記全集」，列出來的人物有一百二十位之多，每人一本。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時的建議，也還是請他慎重考慮，不要貿然著手——記得我還勸他，何妨一本一本慢慢來，作了多少是多少。當然，我的顧慮是，萬一情況並不似想像中那樣順利，則小計畫就比大計畫要有彈性得多。

林先生很謙虛也很誠懇，他說他會再好好想一想，但仍表示了他要把這套計畫早日付諸實施的決心。

過了沒有多久，第一、第二兩批偉人傳記共二十種，都已送到了我的手上。年輕人辦事不僅有衝勁、有勇氣，而且也頗有步驟。

我向來很喜歡讀傳記，倒並不限於名人偉人。林先生所選的人物，有的是文學家，如托爾斯泰、安徒生；有的是文學家，如達爾文、巴斯德、居禮夫人；有的是政治家，如邱吉爾、甘地；還有學者、藝術家、運動家等等。他們之所以出名或偉大，都是由於對人類歷史曾具有某些卓越的貢獻或深遠的影響——而這影響還不止於「天下大事」，而是重在對人性的提昇、對人心的啓發，這是最生動的「人格教育」。這套書由名人出版社印行，梁實秋先生主編

同，每一本約在二百頁左右，都有圖片配合。大部份都是自傳體，所以讀來親切有味，的確是勵志敦品的好書。

一般說來，文字以淺顯曉暢爲尚，敘事以簡單明白爲主，不僅適合青少年作爲課外讀物，就是成年讀者，對此亦有「如對良朋」之藥。當然，如果就詳密精確而言，可能尚有不足。像托爾斯泰的傳記，有的是上千頁的巨著；但我想除了「情有獨鍾」的讀者之外，我們能爲某一個歷史人物讀他二百頁的自述，也就可以得到一些基本認識了。

名小說家伍爾芙女士（Virginia Woolf）曾說：「如果我們認爲事實的真相，應該像花崗石一般堅實，千古不變；人物的性格則是像彩虹一般的變化多端。而傳記則是要將這兩者融合爲一個天衣無縫的整體，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實在是一個艱難無比的問題。」

歷史的事實，興亡治亂，已有千古定論，歷史一筆寫定，不容任意翻案。但創造歷史的是人，而人的性格猶如多采多姿、瞬息變化不居的彩虹。如何在不變中看透其變，又如何變易中理解不變的前因後果，這的確是極困難而又極富挑戰性的工作。

讀偉人傳記不見得完全是爲了「見賢思齊」，但讀偉人傳記不見得完全是爲了「見賢思齊」，但至少它可以促進我們對歷史，對人性更深一層的體會，從而使我們胸襟更開闊、志節更高尚，而且覺得作一個好人、一個有益的人，真是有味道。（69年9月15日聯合報）

K815
93
831

港台書室



90101757

貝比魯斯

Babe Ruth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貝比魯斯

令人懷念的恩師——馬夏司先生·····	七
開始球員生涯·····	一三
強打的投手·····	一八
身爲紅襪隊的一員·····	二四
從投手到打擊手·····	三〇
稚嫩的球員·····	三五
加入洋基隊·····	四二
初獲美國聯盟的冠軍·····	五一
論功計酬·····	六〇



世界聯賽中初度獲勝.....	六
荒唐的生活.....	六
名投手亞歷山大.....	六
世界聯賽中的不敗紀錄.....	九
洋基隊的偉大紀錄.....	一五
少年強尼的故事.....	一三
監督夢.....	一三
全壘打的預言.....	一四〇
遠征日本.....	一四
退休.....	一五
短暫的教練生涯.....	一六
與疾病搏鬥的日子.....	一七
後記.....	一八
年表.....	一八



令人懷念的恩師——馬夏司先生

我曾是個「不良少年」，這句話絕非爲了自誇，因爲實在找不出更確切的名詞來敘述我少年時的不上進。直到今天我內心深處仍有一個很大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幫助與我幼年時境遇相同的人，希望他們不要重蹈我幼時的覆轍，如果由於我的成功而鼓起他們的勇氣，使他們力爭上游，那麼本書的目的就達到了。

到目前爲止，有些體育記者對我的描述仍十分的誇張，可說是荒唐無稽。比方說，他們屢次說我是孤兒、我對棒球一點興趣也沒有、我是天生打球的料子……等，諸如此類的報導及描繪層出不窮。

實際上，我並不是孤兒，母親名叫凱特，她具有愛爾蘭血統，在我十三歲時不幸去世。父親喬治·哈曼·魯斯具有德國血統，在我加入大聯盟的兩年後去世，我的相貌酷似父親，常令人驚訝不已。

我認爲棒球是世界上最好的運動，不但從前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我曾經爲了打好棒球而下過苦功，退休後更是勤於研究棒球。

我從小就沒有受到父母的照顧，說這句話並非意圖替自己童年的缺點找藉口，也不是想把全部的責任轉嫁於周遭的人與生長的环境。我瞭解自己的個性即使生長在美國大富豪摩根的家中，

仍可能是個無可救藥、令人頭疼的孩子；但是，說我是環境的犧牲者也沒有錯。

我七歲以前是在巴爾的摩的卡姆丁路四百二十六號——父親經營的酒館內度過的。跟水手、碼頭工人、流浪漢們學會了滿口髒話，鎮日無所事事的遛達在附近街頭或酒館內，幾乎成了個無可救藥的人，直到我自己醒悟到「這樣下去可不行」時，已經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歲月了。

哥哥約翰在還沒有能力照顧我的時候就已撒手西歸了。姊姊梅萊迄今仍住在巴爾的摩，但却未曾照顧或幫助過我，雙親爲了撫育我們這羣小孩，每天必須工作二十個小時，因此我對雙親的辛勞千百倍於其他的爲人父母者而感念不已。

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三日，我正好滿七歲，雙親把我送進巴爾的摩的聖瑪利工業學校就讀，當時的聖瑪利學校被稱之爲孤兒院或感化院。實際上，那所學校是孤兒、不良少年、家庭破碎的孩子、流浪街上的小孩及因家貧而無法就學的孩子們的收容訓練所。

我是以不良少年的名義進入該校，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那時的我，若是別人持有某樣東西而我却没有，但又很想得到它，我定會千方百計的將之據爲己有，不過，這種行爲不能稱之爲偷竊，因爲除了家人的東西外，我都不會這麼做。七歲時我就學會吞雲吐霧，這並不是我對香煙有所偏好，而是因爲在酒館內隨時都可看到大人們人手一支煙，因之覺得自己的抽煙行爲也是理所當然。

我被學校退學、復學，前前後後五進五出，在此期間母親過世，我一面在服裝店學習裁縫，

一面就學，直到一九二四年，老師在我成績單的最後一欄寫下簡單的幾個字：「他有志於參加巴爾的摩棒球隊。」這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

當時一般人總認為進聖瑪利就讀的人不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就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但是，我自己倒認為在聖瑪利就讀是我一生的轉捩點，猶如遐邇聞名的哈佛大學畢業生總以母校為榮，我對聖瑪利工業學校也懷有同樣的感受。如果有人說聖瑪利學校的壞話，我可能會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以挫其氣。

在聖瑪利學校時有位最令我心儀的老師——馬夏司先生。在歐洲、美國等地都有以收養及教育不幸兒童的宗教團體，馬夏司老師就是這種團體的一位牧師。

在我二十二年的棒球生涯到一九三五年退休迄今，我遇過不少具有男子氣概的人，但卻沒有一個人勝過馬夏司老師。

不知道為什麼，自我進入聖瑪利學校後，他就對我十分的照顧。我不能算是個好學生，但是老師却很照顧我，他一面探索，一面指導、培育我的才能，當他發現我在接球方面很有天賦後，就常帶我到校園的一隅，用棒尖輕輕地把球擊向我，糾正我的缺點，我八、九歲時就能和十二歲的球員比賽，十二歲時就能和十六歲的球員比賽。

記得一九〇二年的夏天，我還是聖瑪利學校一年級的學生，時常在校園的一隅見到馬夏司老師左手戴手套，右手執着球棒，將球高高丟起用力猛然一揮，球飛躍到中外野全壘打線處的強勁打擊力，心中就已暗下決心要成爲一個強打者。

當時我好欽佩他的打擊力，加上他親切、高尚的美德，他成爲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我模仿的對象，我走路的姿勢是內八字，就是受他的影響。

馬夏司先生那天要我當投手的原因，只不過是想挫挫我自滿的銳氣而已，如果那天，他沒讓我充當投手的話，我也許不會投身於職業棒球選手。

最初，我一直認爲自己是個好捕手，但是馬夏司老師及其他前輩們却不認爲如此，因爲我是左撇子，當時並沒有專供左撇子用的捕手套，而且左手的動作較不靈光。

那次比賽，我方球隊潰不成軍，連續派出幾位投手仍然壓不住陣腳，被打得落花流水，當最後一位投手的球一個個被擊中時，我不由得大笑出聲，大概也說了幾句嘲弄的話，馬夏司老師立即叫停，朝向擔任捕手的我走來。

「笑什麼？喬治！」老師語氣堅強而平穩的問。

「那傢伙被打得七葷八素。」我捧腹大笑，一面彎着身子，一面回答。

老師注視我一會兒後說：「好，喬治，那麼換你來投吧！」

突然間，我笑不出來了，我囁囁着說：「我到目前還沒投過球，我無法勝任。」

老師却佯裝沒有聽到，他對我說：「投手也好，任何守備位置也好，能够多懂一些總是好的，更何況你了解那位投手的缺點，不妨試試看。」

老師的措詞十分柔和，我脫掉捕手裝備，戴上投手手套，走向投手區，當時我連投手板的踏法都不清楚，更遑論什麼直球與曲球的投法了！說來也奇怪，當我站在投手板上時，竟有一種奇

妙的感覺，覺得我似乎出生在投手區，投手區是我的故鄉。出乎意料之外，我投得十分好，竟然有板有眼、瀟灑自如，我在投直球中會摻雜投曲球，在投曲球時，總會像小孩子在得意時那樣，下意識的舐舐嘴唇。這個毛病直到進入大聯盟後的第一位監督——比爾·卡里根說：「你用舌頭舐嘴唇就表示要投曲球了。」經他這麼一說，才決心把這個毛病逐漸改掉。

在聖瑪利學校的最後一年，托老師的福，才不致疏忽棒球，老師把功課與遊戲分得一清二楚，任何人在課業上怠忽或實習課上敷衍了事的話，就會被禁足。畢業後，我本應到社會上當一名裁縫師，但心裏又很想當一名職業棒球員，在兩條叉路上，首先予我指引的，就是馬夏司老師。

一九一四年二月中旬，我決心要當一名職業棒球員。

一個天寒地凍的日子，我在校園內做接球練習，忽然馬夏司老師與巴爾的摩歐里奧斯職業棒隊的監督——傑克·坦恩以及聖瑪利學校校長等人出現在我面前，坦恩問我說：「我久聞你的事，你是位資質優秀的人，你願加入歐里奧斯棒球隊嗎？」

我嚇了一跳，這簡直就像突然有人問：「你願意當美國的參議員嗎？」

這到底這是怎麼回事？我望着馬夏司老師，老師回顧校長，並對坦恩說：「喬治今年十九歲，一直在此就讀，你能給予他加入職業棒球的機會，我們很爲他感到高興，但仍有幾個法律上的事情需待解決，你願當他的保護人嗎？」

坦恩看看我之後說：「好，這種機會千載難逢，可是，關於薪資……」

我又是大吃一驚，幾乎屏住呼吸，聲音亦顯得有些異常的說：「要給我薪水？」

坦恩笑着答道：「是的，開始的年薪是六百元。」

我像挨了一棍似的，有些暈頭轉向。

「六百，六百美金嗎？」我實在不敢相信他們是在談論我的事，我急忙地反問。坦恩回答：「是的，此外，如果你真的是如他們所說的那麼優秀，我們會給你更高的薪資。」

後來，當我與洋基隊簽訂一份年薪八萬元的契約時，也有相同的感受，在我往後的人生歷程中，也曾有過不少值得懷念的經歷，但從未有過比那個寒冷的下午在聖瑪利校園內更令人興奮的了！那時候，我覺得六百元就像是全世界的財富似的。

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向馬夏司老師以及聖瑪利的朋友們告別，十九歲的我，身高六呎出頭，體重約一百六十磅，身體強壯、胃口極佳。

離開聖瑪利學校，前往參加歐里奧斯球隊集訓的那天，乘坐馬車到鐵路車站的情景令我終生難忘，自己彷彿站在世界的頂端，十分的得意。但是回頭一想，心頭却又湧起一股淒涼感，不知此行是否能够成功？萬一失敗是否重返聖瑪利？

不，不行！我並不討厭聖瑪利學校，但是已和大家說過再見，而馬夏司老師也曾再三地鼓勵：「加油！喬治。」如果一事無成的返回，有何面目去見他們？

歐里奧斯的隊員們站在火車月臺上，他們彼此似乎十分熱絡，我故作鎮定，充滿信心的與他

們交談，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我是位新人，這樣才使我安心不少。我要和這些人從這裏出發，去接受春季訓練。離開巴爾的摩前往他鄉是我第一次的經驗，乘坐火車更是生平頭一遭。

當天晚上我終夜無法成眠，因為棒球有一項傳統惡習——戲弄新人的惡作劇，當時，我被他們巧妙的哄騙了，隊上的老手對我說：「睡覺時，要把投球的那隻手臂用細繩高高地吊起來，讓它在不使用時，可以休息一下，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照他們所說的去做了，但這種姿勢怎能睡覺？而且吊起的手臂不久就麻痺了，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日子都無法投球。

開始球員生涯

我雖然無法記得很清楚，但是仍可約略的回想起訓練營的某些往事。

一九一四年我在北卡羅萊納州的費城開始接受集訓，此地的生活非常舒適，加上六百元的待遇，使我樂不可支，雖說要等到聯賽後才會發薪，但是在內心裏先就感到十分興奮，像一位老態龍鍾的伯伯留給我一份很大的遺產般，能否即刻拿到都無所謂。

在前往集訓地前，坦恩叫我過去，預付我五塊美金，我口袋裏從來沒有擺過這麼多的錢。

不僅如此，奇蹟仍然繼續的出現，第一天早晨吃早餐時，鄰座的老球員對我說：「點你所喜歡的任何菜，在訓練期間，我們的伙食費是球隊支付的。」

我半信半疑的望着他，我說：「可以吃任何我喜歡吃的東西？而且是免費的？」

「是的，隨你吃。」

於是，我開始狼吞虎嚥，叫了三份熱蛋糕與火腿，吃完以後仍覺意猶未盡，老球員們倒全給楞住了，每個人都瞪着我，我一句話也不吭，邊斜視他們，邊繼續享用我的大餐。

其中一個球員對我說：「你好像從頭到腳都是胃。」

我笑着回答：「打棒球首先要保養身體啊。」

坦恩遠遠走來，看到我的一副吃相，邊笑邊用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說：「喬治，還有二十七個人沒有吃呢，留一些給他們吃吧！」

到達費城後，不到兩、三天，我的綽號「貝比」英語是「嬰孩」的意思，已經不脛而走。這綽號的由來有兩種原因，其一是，有天，坦恩牽着我的手，從更衣室走到投手區，我穿着歐里奧斯球隊的制服昂首闊步，趾高氣揚，臉上的表情和走路的步伐無不顯示出一副得意的神態。

這時有位資深球員叫道：「快來看坦恩和他的新『嬰孩』。」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從未見過電梯，我們住宿的旅社是使用電梯的，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上上下下的來回好幾次，電梯停止時與同高的地面吻合的情形令我深覺奇怪，我曾經用坦恩給我的錢賄賂電梯操作員，讓我自己來操作，以滿足好奇心。

這次的好奇，幾乎結束我的棒球生涯，不！差點就斷送了我的性命。我為自己學習操作時，爲了探究原因，故意把電梯的門打開，伸出脖子往外看，幸好被一位同伴看到，大叫：「笨蛋，

把頭縮進去！」

我趕緊縮回，如果稍遲一步，我的頭就將被壓碎了。

這件事傳到坦恩那裏，我被狠狠地訓斥一頓，亦被資深的球員們當作笑柄，其中有位球員同情的說：「你像『嬰孩』一樣，一點也不懂事。」

在集訓期間，我度過了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坦恩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們，集訓期間的比賽方式是，坦恩將球員分成兩隊，一隊叫麻雀，一隊叫禿鷹，我屬禿鷹隊。第一次對抗賽時，我先是任內野手，但比賽到一半改任投手。比賽的後半場，我擊出了我參加職業棒隊以來的第一支全壘打，那時我好興奮，坦恩及其他球員更是驚訝不已。

「這球飛出三百五十呎遠！」大家異口同聲的讚揚着。

如今三百五十呎並不算是很遠的距離，但在當時我只是個新手，而且以當時的球質而言，三百五十呎，的確是驚人的打擊。第一次的對抗賽，我打擊三次，擊出兩支安打，打擊率六成六，得點兩分。

當時，球隊中的資深球員對於新進人員一向是吹毛吹疵，新進人員很少有機會做打擊的練習，不像現在的球員，會受到教練們的愛護和悉心教導。第一次對抗賽後，我與擔任捕手的班·伊根成爲莫逆之交，他第一個教我信號傳遞方法以及許多有益的忠告。

一九一四年費城棒球場前建了一座嶄新的大聯盟棒球場，新球場的容量很大，可以容納兩萬名觀眾。但是每次比賽時，觀眾都不滿二十名，這句話聽來似乎有些言過其實，然而却是千真萬